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01n0003

洛陽伽藍記鉤沈

民國 唐晏鉤沈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總圖
  - 鉤沈序
  - 原序
  - 城內
    - 永甯寺
    - 建中寺
    - 長秋寺
    - 瑤光寺
    - 景樂寺
    - 昭儀尼寺
    - 胡統寺
    - 修梵寺
    - 景林寺
  - 城東
    - 明縣尼寺
    - 龍華寺
    - 瓔珞寺
    - 宗聖寺
    - 崇真寺
    - 魏昌尼寺
    - 景興尼寺
    - 莊嚴寺
    - 秦太上君寺
    - 正始寺
    - 平等寺
    - 景甯寺
  - 城南
    - 景明寺
    - 大統寺
    - 雙女寺
    - 報德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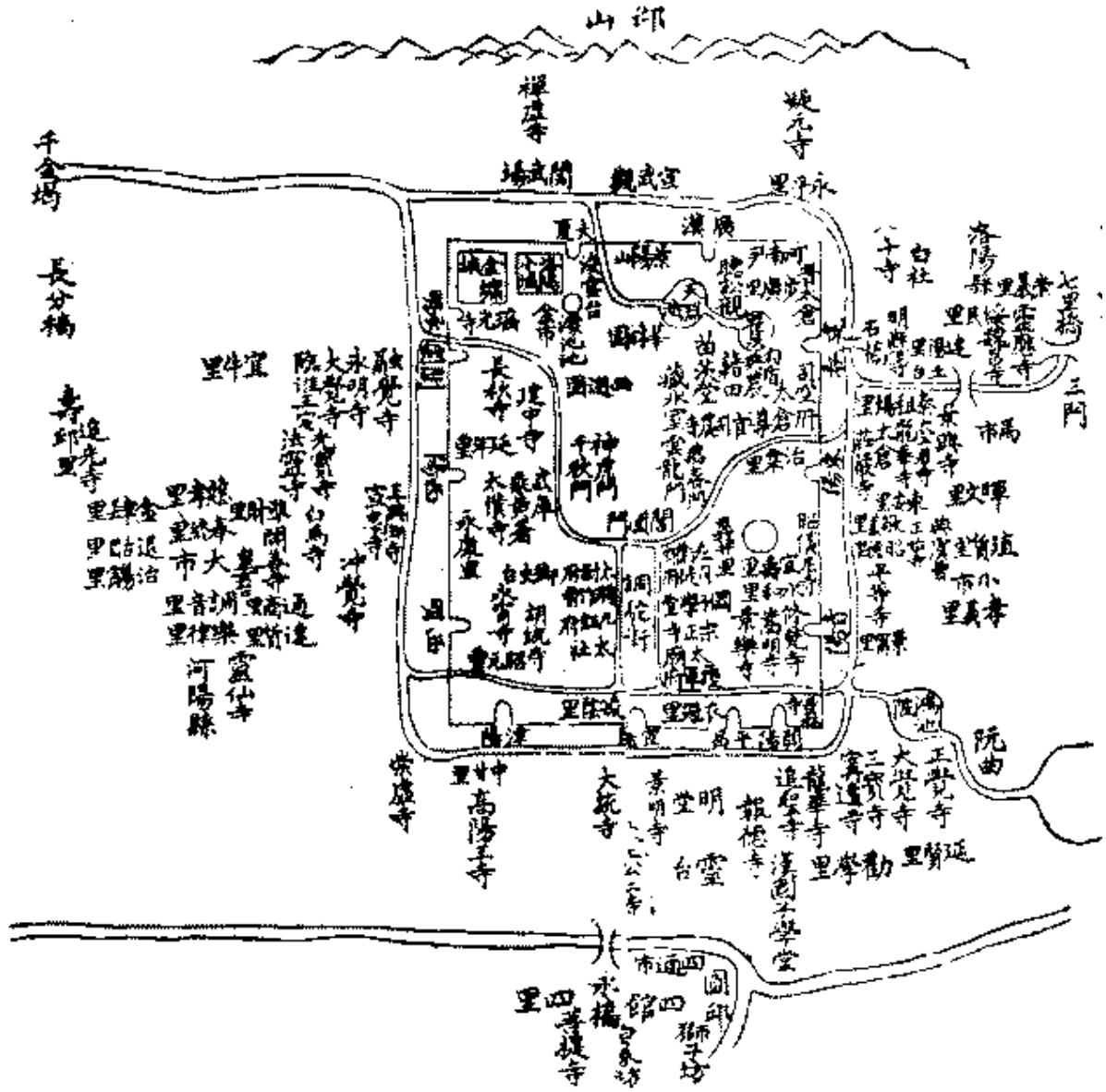
        - 正覺寺
        - 龍華寺
        - 菩提寺
        - 高陽王寺
        - 崇虛寺
    - 城西
        - 沖覺寺
        - 宣忠寺
        - 宣忠寺
        - 白馬寺
        - 光寶寺
        - 法雲寺
        - 開善寺
        - 追光寺
        - 融覺寺
        - 大覺寺
        - 永明寺
    - 城北
        - 禪虛寺
        - 凝玄寺
    - 結語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吳若準既聞顧廣圻改定洛陽伽藍記本注之說於其舅，而有「集證」之作。唯吳本正文太簡，子注過繁，其所分析疑與楊記舊觀相去甚遠，唐晏因是有「洛陽伽藍記鉤沈」之作。晏本滿州人，姓瓜爾佳氏，清社既屋，始改氏唐，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進士，精於詞章書畫金石考據之學。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避居滬上，因嫌吳氏集證『限域未清，混淆不免，雖少勝於舊編，猶未盡夫塵障』，乃『信手鉤乙，數則以後，迎刃而解，都已盡卷。』成此「鉤沈」一編。唐氏此書全用水經注體裁，涉及寺事市里第宅，例高一格書；附注概低一格；衍之案語，則作夾行。誤字意定，以△別之；考訂之字，旁以圈別之。又衍之此書，意在借伽藍而存時事，故搜採「魏書」、「北史」諸書，於記中人物，皆略注大概，而它有足以引證此書者，亦附焉。吳氏集證附圖，亦為改訂，仍冠篇首。唯就唐氏凡例案之，亦不無可議者，張宗祥「合校本後記」云：（鉤沈本）第五卷原本注文，且誤入正文，則亦未為盡合也。』「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更舉數例以證其誤：如卷一永寧寺浮圖一節之「衍之常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等二十一字，應作夾行，而唐本誤為注文。又如卷五禪虛寺條「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唐本列為正文，張氏則以為『此處「注」字幸存，「卽漢太上王廣處」六字（彬案：應為七字），明係注文，不得誤入正文。』諸如此例，可議尚多。要之衍之此書，本文子注不易別析，苟無如隱以前之古本，强為分析，終不免於千慮之失耳。唐氏鉤沈上繼吳氏集證而作，下啟張氏合校本出，因據民國六年潮陽鄭氏刋本景印。因係僅供學者比閱，故「集證」與「鉤沈」兩本，皆以四合一縮印之。

洛陽伽藍記總圖



洛陽伽藍記鉤沈序

昔唐劉知幾謂洛陽伽藍記定彼榛楛列為子注斯言已逾千歲而世行本皆刊於明代子注已雜入正文無復分別亦竟無人為料理出之此書遂不可讀矣近者之江吳氏創始為之畫分段落正文與注甫得眉目然究嫌其限域未清混淆不免雖少勝於舊編猶未盡夫塵障鄙人索居海上偶展此書覺有會於心乃信手鉤乙數則以後迎刃而解都已盡卷未敢謂足揆原編然較各本則有間矣錄而存之以備一家之說云爾嗟乎衒之良史才也彼蓋身丁元魏之季見夫胡后貪權廢長立少諸王酣豢縱欲養驕大臣無元良之佐宦寺逞城社之威文士優柔武夫跋扈遂以釀成河陰之禍故此書於爾朱之亂三致意焉逮夫鑾輅西行邦圻遷鄴元氏之局告終渤海之基方肇而衒之又所目覩黍離之悲無可寄慨乃於洛陽伽藍託其懷舊之

思焉豈真為彼教之助乎宜其寥寥一篇孤行殆將千二百年而莫之能廢也殺青既竟更為條例敘之左方

- 古人箸書必有一定體裁北魏人箸述在者惟此暨水經注耳故今刊定此書全用水經注體裁
- 書記伽藍自應以寺為主而時事輔之故凡涉及寺事例高一格書而餘文坿之
- 名稱洛陽則凡市里亦概入正文高一格書之官寺亦然
- 凡涉及時人第宅亦高一格然必由里及居不復特出
- 此外坿注概為低一格書若坿注之外有楊氏案語則作夾行書所謂注中有注也
- 此書誤字極多有可考訂則再三斟酌而從其一若竟無可從而灼見其為某字間有以意定之者然必以△別之
- 此書各本互有不同吳氏別為考異今仿阮氏刻經疏例凡遇考訂之字旁以圈別之
- 楊氏此書意在借伽藍而存時事故於元氏諸王及公卿多述其行事而河陰一役言之尤詳今搜採魏書及北史凡書中人物皆略注其大概而它有足以引證此書者亦坿焉
- 吳氏書有圖一紙而小有未合今改訂而仍以冠於其首焉

乙卯春二月漯川居士唐晏敘於海上飛塵小住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一

原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譔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寰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迨皇魏受圖光宅嵩雒篤行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士庶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邱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徧寫今之所錄止大伽

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非箸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魏書〕孝武帝紀永熙三年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

〔又〕東魏孝靜帝第三改元曰武定凡八年武定五年正月高歡死

〔按〕法苑珠林楊衒之官銜作期城郡守而廣宏明集則作祕書監右北平人

太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曰建春門

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魏書〕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朔世祖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營洛邑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青明門高祖改為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雒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為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按：水經注〕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又東逕宣陽門南又東逕平昌門南又東逕開陽門南是魏時洛陽南面有四門而考之晉書地理志亦云有四門但西頭作建陽門疑為津字之誤然為四門則無異詞此云三門當存疑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為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為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

漢曰上西門上有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沙門論義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為稱遂名之

〔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九年八月金墉宮成引羣臣宴殿堂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魏明帝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逵

城內

永甯寺

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
〔魏書〕宣武帝靈皇后胡氏司徒國珍女也
〔又按〕魏書釋老志先是立監福曹太和二十一年改昭元曹備具官屬以斷僧務世宗即位詔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餘付昭元斷之
閶闔門御道東有左衞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
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
〔魏書本紀〕高祖太和十九年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又〕肅宗正光二年春正月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祠孔子以顏淵配
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
即四朝時藏氷處也
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
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
剎上有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罋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及十餘里
〔魏書釋老志〕肅宗於太社西起永甯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立剎浮圖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

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括楮松柏扶疏拂簷翠竹香草布護階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外國所獻金像皆在此寺

〔魏書釋老志〕大安初有師子國沙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又沙門赴京師致佛鉢並畫像

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門

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瑣□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

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鳥頭門

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籍合歡之發

〔按：水經注云〕永甯寺是曹爽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壘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

詔中書舍人常景為寺碑文

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為高祖所器拔為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規尚書祖瑩員外散騎侍李琰之等譔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搉古今甚有倫敘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其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涂邑里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為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為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車滿架景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

〔魏書〕高綽字僧裕渤海蓨人允之孫也歷尚書右丞豫并二州刺史謚文簡

〔又〕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官至車騎大將軍封文安縣子以文學知名

〔又〕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官太子左庶子員外散騎常侍

〔又〕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第六子太和九年封始平王改彭城王

〔又〕常景字永昌河內温人爽子

〔又〕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贈司徒謚文簡

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

衒之嘗與河南尹胡、世孝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薩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徧而此寺精麗徧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或合掌連日

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

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為第一領氐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馬有數萬匹富等天府泰武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騎三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土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於今日榮即日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惟長樂王子攸象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為主長樂即許之共刻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王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徐紇曰爾朱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眾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邙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為建義元年是為莊帝於是新經大兵人物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綱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弃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鎮郡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為皇后進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天穆為將軍餘如故

〔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略與此同

〔又〕元天穆高涼王孤之裔長生之子也

〔又〕徐紇博昌人官給事黃門諂附清河王懌又附元乂爾朱入洛奔梁

〔又〕李神軌小名青肫頓邱人榮之子也襲陳留侯征東將軍死於河陰

〔又〕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官至衛大將軍封東阿伯

〔按〕雷陂魏書作高渚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

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元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恆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親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睹此寒心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復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辛同討凶羯不意駕入成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凶手勢不自由或訴生素懷棄劒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鬩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讐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危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為慚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義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侍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徇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魏書〕北海王顥詳之子也

〔又〕安豐王延明猛之子也與中山王熙及臨淮王彧等以才學令望並有名於時元顥敗奔梁

〔又〕劉靈助燕郡人賣卜於市爾朱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被親信官至尚書僕射後起兵為高歡所誅

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

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甯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産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為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為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世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薦齋即遣爾朱侯討伐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震京師帝聞之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欵具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婁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勇義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苗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楊寬引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何本作瓮子)為主改號曰建明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州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刻漏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囚帝送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為國王又作五言曰：

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
懷恨出國門　含悲入鬼鄉
隧門一時閉　幽庭豈復光
思鳥吟青松　哀風吹白楊
昔來聞死苦　何言身自當

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陵所作五言詩即為挽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魏書〕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

〔又〕世隆字榮宗榮從弟

〔又〕李苗字子宣梓潼人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死後謚忠烈

〔又〕長廣王字華興小字盆子南安王楨孫
〔又〕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爾朱榮引為大行臺中官至侍中封樂陵郡公雖為爾朱所重乃心帝室為世隆所害
〔又〕源子恭字靈順西平樂都人賀之曾孫也屢爭伐立功封臨汝縣子除中書監謚文獻
〔又〕楊寬字蒙仁華陰人華州大中正除澄城縣伯爾朱兆入洛奔梁復還魏為大將軍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

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弟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看悲哀之聲震動京邑時有三比邱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人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魏書〕文帝寶炬永安二年封南陽王從孝武入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宇文泰率羣臣勸進在位十七年
〔又〕長孫嵩曾孫冀歸高祖以其幼承家學賜名稚字承業靈太后時除尚書右僕射雍州刺史

建中寺

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

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

〔魏書〕劉騰平原人靈太后臨朝封長樂公與領軍元乂害清河王懌廢太后於宣光殿生段之柄決於二人之手內外屬請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騰之治宅也周特筮之不吉止之騰不聽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正光四年三月騰死聽事甫成陳屍其下

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太尉荀彧宅

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夏王繼之子太后妹壻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勸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元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高陽王雍建明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

堂為講室金華寶蓋徧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魏書〕元乂小字夜叉道武裔孫也乂妻靈太后之妹為太后所信委聲勢日盛清河王懌裁之以法乂遂殺之遂幽胡太后乂與高陽王輔政肅宗呼為姨父後為高陽王解其兵柄乂解侍中為人告謀反賜死

長秋寺

劉騰所立也騰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陽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

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

〔水經注〕引故洛陽記曰凌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寺北有濛氾池

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

金盤靈剎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

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

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棟梁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三國志文帝紀〕黃初二年築凌雲臺

〔太平御覽〕引晉宮閣名曰靈芝池廣長百五十步深二丈上有連樓飛觀四出閣道釣臺中有鳴鶴舟指南舟以此考之則靈芝之名不始元魏也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

仙掌淩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美埒永甯講堂尼房五百餘閒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

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堻

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

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水經注〕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搆宵榭於故臺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桁於塹以為御路東為含春門北有趯門城上東西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置一鐘以和漏西北連廡函蔭墉比廣榭炎夏之日高祖常以避暑為涤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

東有洛陽小城

永嘉中所築

〔水經注〕穀水徑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城也永嘉之亂結以為壘號洛陽壘故洛陽記曰西有金市凌雲臺北對洛陽壘者也

景樂寺

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

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帝之弟

〔魏書〕懌字宣仁太和二十一年封為孝文及彭城王所器後為元乂劉騰所害

閶闔南御道東西望永甯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

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蔭多有憩者

〔魏書外戚傳〕高肇北海人文昭皇后之兄也父颺自高麗入國肇封平原郡公尚世宗姑官大將軍順宗崩世言肇為之又殺北海王詳搆京兆王愉愉遂舉兵反又殺彭城王勰後為高陽王雍拉殺之

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

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花蕊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技寺內奇禽怪獸舞忭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扳并植棗種瓜須臾之閒皆得賜食士女觀者目亂睛迷自建義以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閹宦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御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

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升斗者盡是閹宦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

有一佛二菩薩

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

堂前有酒樹麪木昭儀寺有池

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春秋注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南有愿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立也

佛堂前有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魏書〕王翊字士遊肅次兄深子也好學有文才結婚於元乂為濟州刺史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司空史不言為中書舍人

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

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甯南一里

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與比也

修梵寺

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

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鵲不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

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

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
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
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
〔魏書〕郭祚字季祐太原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謚文貞
〔又〕邢巒字洪濱河間人官殿中尚書謚文定
〔又〕元洪超遼西公意烈之元孫也北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傳不言為廷尉卿
〔又〕尉聿字成興代人尉古真之族元孫官武衛將軍見元乂長揖不拜出為涼州刺史

景林寺

在開陽門內御道東
講殿疊起房屋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
有禪房一所內置泔洹清舍
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
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魏書〕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元族孫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句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
水猶澄清洞底明淨鱗甲潛藏辨其魚鱉
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
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霓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己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山
〔魏書〕世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郭祚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
海西有藏冰室
六月出冰以給百官

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温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

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昆侖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昆侖山一曰王母桃也

△果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曰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

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

〔按：水經注〕作茅茨堂與此不同或是道元所改耶

〔按：趙一清注水經注云〕公幹仲宣羽翼明帝亦未是劉王皆丕客至叡時二人之骨朽久矣

△果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

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為虐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旁潤陽渠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一終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二

城東

明縣尼寺

彭城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

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曰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行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水經注曰〕橋首建兩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達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云

〔又按〕道元以此橋水南即刑稽康處亦合二橋為一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

高祖令為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里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

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旅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

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與內講沙門打為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為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行傳於世

綜字世務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納景暉及綜生認為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嘗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奪天王女乎我甯受劒而死不為逆奴所污世隆怒遂縊殺之

〔魏書〕蕭贊字德文本名綜為南齊東昏遺腹梁武帝子之及長奔魏封丹陽王官至齊州刺史爾朱之亂棄州為沙門按此作世務異乎

魏書

瓔珞寺

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
即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
〔按〕董威輦名京晉初逸民晉書有傳
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
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眾僧剎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

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

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邱中弟一麤行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象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身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為雖造作經象正欲得他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塗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小隱修道自此以後京師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

明宅
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

魏昌尼寺

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
刑嵇康之所臨東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為太康所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
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搉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
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
〔魏書〕楊機字顯畧天水冀人少有志節為京兆王中尉王甚敬憚之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姓名並記其事理世咸異之官至度支尚書為高歡所害
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
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遂捨宅為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為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逐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勇而好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為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蹠死為夷齊佞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搆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甎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壞未知早晚造逸曰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曰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踰半

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蹟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魏書〕汝南王悅好讀佛書覽書史為性不倫有崔延夏者以左道干悅教服松朮之劑冀以得仙悅惑之遂斷酒肉梁稻惟啖麥飯

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

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為三門

離別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

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為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四宅

〔魏書〕司馬悅字慶宗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也官至豫州刺史封漁陽子

〔又按〕悅子朏官駙馬都尉尚華陽公主

〔又〕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為湘州刺史遷司空封范陽公以罪誅

秦太上君寺

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

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甯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階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

〔魏書〕胡國珍靈太后父太后追崇其母為秦太上君

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祕書鄭道昭等四宅

竝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温子昇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以美其來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起在於

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鑑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坿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為慕勢諸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懷甄慕勢咸共恥之惟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淩遲足為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魏書〕崔光字長仁清河人官至侍中封平恩侯贈太傅

〔又〕又李延實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子襲父爵清泉侯莊帝即位封濮陽郡公司徒出為青州刺史為爾朱兆所害

〔又〕又李韶字元伯寶之孫也官至冀定二州刺史

〔又〕鄭道昭字僖伯滎陽人羲之子官至祕書監

〔又〕崔叔仁清河人休子驃騎將軍　州刺史

〔又〕崔孝忠博陵安平人修子官祕書

〔又〕温子昇字鵬舉太原人為廣陽王淵賤客常景見其文而善之始知名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後為高洋餓死於獄

〔又〕荀濟字子通潁川人世為梁人與梁武為布衣交後奔魏為高澄所殺

〔戴延之西征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弟宅去城二里墟基猶存

正始寺

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

簷宇精淨美於景林眾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樫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以下後人刊之

〔魏書〕李崇字繼長頓邱人襲爵陳留公官侍中

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尚書崔休幽州刺史當景司農張倫等五宅

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性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重偏重者愛(按此有缺字)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興浮沈若

澹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託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閒不以山水為忘庭起半邱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為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上△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嶝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援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霧草或傾或頹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蔬金莖散滿階墀綺目之色列鼻之馨既共綠春等茂復與白雪齊青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解生此異人焉識其名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鶴生於異縣丹足出自它鄉皆遠來以臻此籍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何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實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菊嶺與梅岑隨春秋之所悟遠為神仙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珮預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謌方丈不足以妙詠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矜欹庭為仁知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列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於其側春夏兮共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魏書〕游肇字伯始廣平人明根子官至侍中高肇以與己名同欲令改易肇不可元乂殺清河王懌獨不下署

〔又〕李彪字道固頓邱人孝文以有史才故賜名官祕書丞參著作

〔又〕崔休字思盛清河人逞元孫官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

〔又〕張倫字天念上谷温人袞子官大司農卿

平等寺

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

〔魏書〕廣平王懷孝文弟三子大和二十一年封

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徧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邱以淨緜拭其淚須臾之閒緜溼都盡更換以它緜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二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

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位於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劒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陜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然羣飛未甯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棊峙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鉗齒豈直金版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眾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疏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唯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歷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言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恭凡讓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邢子才為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省之科一依恆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士庶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為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為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曰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唯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彊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領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眾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為

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罪有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凶慝滋甚坐符省掾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己南面無所干預

〔魏書〕爾朱仲遠榮之從弟頗知書計封彭城王性最貪縱後為高歡所敗奔梁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

平陽王武穆王少子

詔中書侍魏收等為寺碑文至二年五月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齊書〕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魏代官中書侍入齊官右僕射

〔又〕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歷位司徒太傅封恆山郡公謚文宣

〔又〕孝武帝紀帝內圖高歡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騎廂別二百人閤內部曲千人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軍謀朝政皆決於椿下詔伐梁實謀討歡己丑帝親統六軍次河橋歡引軍東度丙午帝奔長安

景甯寺

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甯里也

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為建中寺

〔魏書〕楊椿字延壽華陰人歷位太保征東將軍為爾朱天光所害弟津字羅漢官至司空

出清陽門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旁有寶明寺

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

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保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閒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仕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市也景仁住此為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人甚厚褒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座彪亦是南人惟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昞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

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肓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難以華言復閩楚△雜△音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背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受圖籙定鼎崧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竝跡禮樂憲章之盛淩百王而獨高宜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兒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旁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臞以為膳羞布袍芒屨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櫂遨遊隨波溯浪噉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其誅慶之奔還蕭衍衍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京邑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沅湘北入安可不重慶之因是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背偽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邱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元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陽王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陽死矣槐字是木旁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陽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

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

〔南史〕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官至南北司州刺史封永興縣侯

〔魏書〕廣陽王淵嘉之子也

〔南史〕朱异錢塘人以薦為通事舍人至侍中勸納侯景遂以亾梁

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

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鬬而來觀之乃豬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象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右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

〔魏書〕魏季景鉅鹿下曲陽人有文才與子才子收齊名洛中號兩邢二魏歷大司農卿魏郡尹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二終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三

城南

景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閒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內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
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
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甯金盤寶鐸煥爛霞表
〔魏書〕釋老志永甯寺浮圖高四十丈景明寺亦其亞也
寺有三池△雚蒲菱藕水物生焉
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沈浮於淥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稱首
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象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
於是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
子才河閒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猶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若得東吳之句藉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為世宗挽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末年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温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朝禮儀咸自子才出所制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

〔按〕邢子才傳在北齊書

〔又按〕魏書彭城王勰為高肇所搆無罪見害景明報德二寺千餘僧鳴鐘將齋聞勰薨皆嗟歎不食飲水而罷

大統寺

在景明寺西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

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以是△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政聞其得金就略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竝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

竝門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東寺有靈臺一所

基址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

汝南王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

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明堂之上從戎者拜曠野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有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即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家人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旁皇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涤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

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

表裏刻之寫春秋二部作篆科蚪隸三種字漢右中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

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碑

高祖題為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甯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魏書〕釋老志太和四年詔以鷹坊為報德寺

〔又〕世宗二年於恆農郡荊山造珉玉丈六像迎置洛濱報德寺世宗躬親致敬

〔通鑑〕東魏武定四年丞相歡如鄴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周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棃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如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

肅字恭懿琅邪人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日聘謝氏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

本為簿上蠶　今作機上絲

得路逐勝去　頗憶纏緜時

公主代肅答謝云：

鍼是貫線物　目中恆任絲

得帛縫新去　何能納故時

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垼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伎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飧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為之設茗飲先問卿於

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雖生長水鄉而立身已來不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座之客大笑焉

〔魏書〕王肅傳與此大同

〔又〕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少敏悟學覽經史頗有刀筆官至車騎將軍侍中謚孝穆

〔梁書〕蕭正德文帝子臨川王宏之此云蕭衍子蓋緣正德入北自稱梁太子也

龍華寺

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竝在報德寺之東

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

〔北史〕廣陵王欣傳欣字慶樂初封沛王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

〔又〕北海王詳字季豫獻文帝弟七子太和九年封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

神龜中常景為勒銘其辭曰：

浩浩大川　泱泱清洛
導源熊耳　控流巨壑
納穀吐伊　貫周淹亳
近達河宗　遠朝海若
兆惟洛食　實曰土中
上應張柳　下據河崧
寒暑攸叶　日月載融
帝世光宅　函夏同風
前臨少室　却負太行
制巖東邑　峭峘西疆
四險之地　六達之莊
恃德則固　失道則亾
詳觀古昔　列見邱墳
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
周餘九裂　漢季三分
魏風衰晚　晉景雕曛
天地發輝　圖書受命
皇建有極　神功無競
魏籙仰天　元符握鏡
璽運會昌　龍圖受命
乃睠書軌　永懷保定

敷茲景跡　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　正我神樞
水陸兼會　周鄭交衢
爰勒洛汭　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皇似欲沖天勢
〔魏書〕常景傳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行經洛汭乃作銘曰
永橋以南圓邱以北伊洛之閒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
景明初偽齊建安王蕭寶夤來降封會稽公為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夤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
〔南史〕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六子也封鄱陽王齊亡奔魏後以反誅
北夷來降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
正光年芮芮主郁久閭阿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甯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下可班那肱蕃王儀同之閒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魏書〕正光元年九月壬辰蠕蠕王阿那瓌來奔十一月封朔方郡公十二月詔送北歸
東夷來坿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坿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
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坿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坿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閒謂之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鱠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鮪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
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座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師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師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育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師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

性宜放還山林師子亦令送歸本國送師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師子而返有司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師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

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

沙門達多發冢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謂黃門侍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即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平安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嘗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秀雋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雋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上故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雋還具以實陳聞后遣雋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巷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椁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為此言也

高陽王寺

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之為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

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亙飛簷反宇轇轕周通童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夾道文物成行鐃歌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妓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耆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怯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伎

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衞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清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竝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竝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涤水么鳳之曲焉

〔魏書〕高陽王雍獻文帝弟四子也北史稱雍歲祿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兄弟莫及

高陽宅北有中甘里

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按〕北史儒林傳於服氏春秋有潘叔虔當即崇和之字

崇虛寺

在城西即漢之躍龍園也

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按〕躍龍園後漢書作濯龍苑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三終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四

城西

沖覺寺

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

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幾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咨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淩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制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民至於清晨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苑之遊陳思慚雀臺之燕正光初元乂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幾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中令韓子熙為黃門侍從王國三卿為持戟者近代所無也

〔魏書〕清河王懌孝文帝弟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正光中為元乂所害

〔又〕韓子熙字元雍昌黎棘城人懌死子熙屏居田野太后反政子熙伏闕訴懌之冤後官祭酒加大將軍

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

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歡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爾朱

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始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貨遂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箠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炫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門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笞田蚡秦王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魏書〕城陽王徽字顯順長壽之子景穆曾孫也與彧等勸帝圖榮及爾朱兆之入莊帝步出雲龍門見徽呼之徽不顧而去

〔又〕寇彌謙之之弟讚之孫為尚書害徽時論深責之後歿關西

宣忠寺

東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

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惟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英雄

〔魏書〕閹宦傳王温字桃湯趙郡人車騎將軍武陽縣男

門有三層浮圖一所

工踰昭儀宦者昭提最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

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象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

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按〕柰無重至七斤之埋下云白馬甜榴此疑當作榴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

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時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
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
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按〕此段與前後文不屬未知當在何條下

光寶寺

在西陽門外御道北
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制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
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惟有
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堂前五步應有一井眾僧掘之果得屋
及井焉井雖填塞甎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
蔥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菱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
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
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薄浮瓜以為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
寺門無故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魏書〕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榮特愛之及向京師委以後
事封廣宗王為高歡所殺

法雲寺

西域烏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竝門
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
以道俗貴賤咸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塗飾丹青
炫彩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
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
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咒神驗闍浮所無也咒枯樹能生枝葉咒
人變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賣舍利骨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
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亦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貂蟬
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林泉又
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寮采成羣俊民滿
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元奧忘其褊恡焉
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裴裳常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
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綢緋綾者唯河東裴

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彧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魏書〕道武五王臨淮王譚元孫彧少有才學與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爾朱入洛遂奔梁

〔按〕魏書於彧傳詆其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今觀此記則史為無徵魏收穢史此亦一端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

周迴八里

市東南有皇女臺

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邱道恆立靈仙寺於其上

臺西南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

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

〔魏書〕侯剛洛陽人以善鼎俎得進除侍中衛尉卿封武陽公而掌尚食典御三十餘年後以罪廢

市東南有通商達貨二里

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

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閒朝廷為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劒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懊夫成勇劒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卓著為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閒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亾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為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魏書〕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至征西將軍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

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曦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藩路逢劫盜賊飲之即醉皆被禽獲因此復命為擒姦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

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轜車為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緹繡奴婢裳衣五味八珍僕隸畢□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銀緹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桃人所乘之馬亦變為茆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陽人侯慶有銅象一軀高可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它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金色馬氏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亾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亾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為齊諧里也

自退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為壽邱里皇宗所居也民閒號為王子坊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閒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寘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為繩伎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罌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穀充積其內繡纈綢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琛忽謂章武王融

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閒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邱里閒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閒寺觀其殿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嵼石磴嶕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樹層閣出雲咸皆嘖嘖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魏書〕河閒王琛文成帝孫拜定州刺史還朝胡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

〔又〕章武敬王太洛無子以南安惠王弟二子彬為後彬子融字永興謚莊

〔又〕京兆王黎子吐根改封江陽王無子以南平王霄弟三子繼襲繼字世仁

〔又〕釋老志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宅以施僧尼京師第舍略為寺矣

追光寺

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

略生而歧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略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略兄弟四人竝羅塗炭惟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為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劒卒千人略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甯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歿因即悲哀衍哀而遣之乃賜錢泣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敬禮如此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標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

華門勳夙箸內淵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便言旋詣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

〔魏書〕東平王略字雋興南安王楨之孫由梁歸國封東平王爾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又黨於鄭儼徐紇榮之入洛見害於河陰

〔又〕中山王熙字真興好學雋爽然性輕躁浮動襲封中山王及元乂殺青河王懌熙起兵討之為乂所誅

〔梁書〕江革字休映考城人為豫王長史彭城失守為魏所得返梁官都官尚書

融覺寺

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

比邱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傳之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嚮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大覺寺

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領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皋顯敞實為勝地是以温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華名僧大德寂以遣煩

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甎浮圖一所

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昇以為文也

永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

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廡連亙一千餘閒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土風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強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梹榔從扶南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至蕭衍國拔拖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拖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然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海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按〕紡績百姓野店邑房相望十字絕不可解疑當作紡績徧野店屋相望八字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二宅

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夙善元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日*延]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恆來造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為元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紵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聽□須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繞其座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跡

〔魏書〕陳留王祚字龍壽初兄建以罪失王爵祚欲求本封有司不許聽襲公卒於河州刺史

〔又〕胡祥字元吉安定臨涇人國珍子襲封安定公

〔又〕釋老志當時名僧有僧暹惠光道希法榮此云超光[日*延]榮疑當作暹光晞榮

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

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閒語訛號為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於此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

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為名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今備夫一千歲恆修之

〔水經注〕引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四終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五

城北

禪虛寺

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

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恆令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出焉

〔按〕出字何作在吳作生今從御覽

凝玄寺

閹官濟州刺史賈粲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

遷京之初創居此里直母亾捨以為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游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

〔魏書〕賈粲酒泉人為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乂為黨太后反政出為濟州刺史遣刁宣馳驛殺之

〔按〕太上王廣疑當作漢太上皇廟又水經注陽渠水又東徑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此記所言或指此廟未可知也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

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嘗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聞義里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

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領者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領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煙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甯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

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故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旁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為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慶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眾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人有患以金箔帖像所患處即得除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多云大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慶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勞面以為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邱名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謇浮圖一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即遣羅侯羅變形為佛從空而見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侯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謇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鞞於今不爛非皮非綵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徧八月初入漢盤陁國界西行六日登蔥領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萇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徙之蔥領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崤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蔥領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領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領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與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領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初旬入厭達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温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

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咸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為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噘噠國王妃亦著錦衣長八尺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脚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侶有角團圓下垂狀侶寶葢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夷奉獻甚饒珍異按噘噠國去京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蔥領土田嶢坱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閒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傷國北接蔥領南連天竺土氣和煙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以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刑殺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侶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則聞鐘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堂金闕神仙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陁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傷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竝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為龍王寺王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似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軀王年常大會於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邱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

花綵曜目宋雲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煙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温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懷歸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緜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為獅子當路蹲坐遮嫚[女*去]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陁窟及門子供養王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弟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渥婆仙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仙立廟圖其形象以金箔貼之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陁羅國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為厭達所滅遂立敕勤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鬬已歷三年王有鬬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揸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統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伏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厭達烏場王竝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陁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至辛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以肉濟人處起塔為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眾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象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燿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侶棄季

冬始熟父老傳云此寺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伽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陁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為塔高可三尺俄然即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為陛階砌櫨栱上構眾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棖高三丈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葢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珍珠為羅網覆於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脩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恆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塔神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陁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盡唯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上尸毘王塔宋雪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鍮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道榮傳云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木桶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窟入山十五

步回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暝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為七塔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傷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道寺京南闕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鉤沈卷五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